

● 木青



这块天地里的精灵

ZHE KUAI TIAN DI LI DE JING LING

这块天地里的精灵

木青 著

沈阳出版社

责任编辑 崔云虹
封面设计 杨 波
责任校对 苏 妹

这块天地里的精灵

木 青著

沈阳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三纬路2段13号)

朝阳新华印刷厂分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字数180千字

印张 7.5 插页1 印数1-1000

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56-266-0/I·103

定价: 2.30元

一位充满青春活力的作家（序）

碧 野

1985年，南通市举办“春江笔会”，在古城的狼山下，我有幸认识了木青。

木青身体壮实，性格爽朗，机智活泼，谈笑风生，充满了青春活力，一见就使人爱慕。

这些年来，木青勤奋写作，出版了大量著作，有时几乎一年出版三本书，真是令人羡慕。

木青是一位精力过人的作家，不仅写长、中、短篇小说，还写诗、散文。他的散文保持了他小说、诗歌中追求的朴素美，自然、优美、真挚，毫不雕饰，这是难能可贵的。他紧握手中笔，热情地歌唱人生。他竭尽智慧，倾注心血，为祖国和人民做出了可贵的奉献。

从“春江笔会”短短半月的接触中，以至这几年读到他的作品和陆陆续续的通信里，我窥探到木青的心灵美，他胸怀光明磊落，不慕权势，坦荡直率，孜孜不倦于文学创作。这是一个真诚作家纯正的品德。

现在，木青又将出版新作散文集《这块天地里的精灵》，我和读者又将获得一次新的艺术享受。借此，我向他祝贺创作丰收。

是为序。

目 录

一位充满青春活力的作家 (序)	碧野
母校神圣	1
一片至情平湖似	6
副市长的风格	11
芦苇天地	15
清明烧纸	19
雪	23
白菜花	27
无名者泪	30
月落情	34
“绿色盆地”的悲哀	38
追杀龙卷风	42
口琴	46
寻根之旅	50
一篇小说和1000封求救信	54
白帆与我	65
翻身欲	70

大路向海洋	72
忆安波	75
哭加林	80
水仙花与冰凌花	83
深情的你	87
“盗火者”的思索	89
默默挺进的“舰队”	94
别样情	99
追光	104
《上海人》与吴正	110
你也是春天	113
他是一座碧绿的山	116
“别扭”女性	119
凌之进	122
药膳迷其人	125
他们走向世界	129
抓住命运之环	148
开发缘份	157
她怀有力的原素	164
老作家、信鸽和国画	174
谷娟风姿	184
海花	188
青春的价值	197

我钟情散文	202
大潮前的思索	204
文坛“东北军”	208
东北文学与我	217
至爱仙鹤起飞处	222
到此不再忆江南	226
感情编织的花环	233

母校神圣

—

乡情勾着多少游子的心！而这无人不有的情，又大抵与每人的童年生活紧密相连，如灵敏的神经维系终生。

在我十几岁离家的那些年，并不觉得它的份量，甚至有时还耻于谈自己是北大荒人，怕叫人瞧不起，说土气、落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这浮华之情一点点地、神不知鬼不觉地被思乡的挚情所取代，非但不觉北大荒土气，反为自己是那里的亲生儿子而自豪——好象只有北大荒人，才具备粗犷、坦诚而又豪爽的性格，而这种性格，是世上最佳性格。

去年8月19、20两天，母校齐齐哈尔一中举行80周年校庆，约我返校共庆。我欣喜若狂。离校到外地三十余载，还从未想到再返老还童，重登这所曾给我一生起到承上启下巨大作用的中学大门哩！

然而，这渴盼的日子虽数到了，却传来“嫩江大水威胁齐市”的消息，象有意阻我前行。不过老天错了，北大荒人生就的犟脾气，要干的事情非干成不行。

一切都如事先想象的那样美好，由于是首次校庆，即令大水压阵，市委市政府也还是护着这次活动，让一中校友尽情欢庆。

来了，原一中校歌词作者，八十多岁的荀弃疾老人；来了，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七十多岁的金浪白同志；来了，1947年投身革命，现任国家建材局机关党委书记的柏曼卿大姐……从北京、上海、沈阳……来，那因工作脱不开身未到的，如公安部副部长胡之光，旅顺海军基地副司令员王世昌，以及身居海外的校友等。也都通过各种通讯手段向母校表达赤子之心。

二

大抵神圣的校风注入了每个步入过这所学校的成员肌体，因而，从建校至今，极少有败类败家子，母校荣誉高于一切，这也是一种追求与信仰，一种至死不变的约束力和凝聚力。他们记得当年教过自己的前辈老师，如著名教育家、老校长于毅夫（后任黑龙江省主席、吉林省委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等职）、车向忱（后任辽宁省副省长）、方行（后任黑龙江大学副校长）等……这是继往开来的根基。

五十年代初，我循着年长的哥哥姐姐们踊跃抗美援朝的脚步，也决心把一腔热血洒在革命事业上。当我离家离校去“鲁艺”时，母亲哭了，舍不得我走。可我……还是坚定不移地走了。

那时的人啊，差不多都能自我校正方位，自觉遵守革命原则，自觉为理想献身……

在这次回来的校友中，恰有不少是我上几届，大约1947年前后投身革命的大哥哥大姐姐，见面，都似曾相识，却无一能认得出，蛛网般的皱纹，已布满原本稚嫩的面孔，尽管如此，他们见我这“小老弟”，仍喊叫着：“我是×××呀，

1947年参军的，记得吗？当时我还带头宣了誓……”我怎记得1947年的事啊，那时我还是个小学生，可我为慰藉这位“老兵”，还是装作知道：“记得，记得呀……”她一把拉住我哭了，哭得那样厉害，我也哭了，说不出为什么，好象非哭不可，只有哭出来才痛快。

其中一位，即前边提到的那位六十多岁的柏曼卿大姐，她带着为母校特从烟台买的北极星牌大个儿电子石英钟，从北京出发，先到长春，听说嫩江发大水，交通拥挤，改乘汽车到哈尔滨。可到哈，又购不到去齐的车票，时间来不及了，只好先给母校打个长途，报告：“我来了……（想想吧，这是一种怎样的感情，怎样的……组织观念！仿佛一个热切企盼见到母亲的女儿，由于脚步迟缓，未能和其他兄弟姐妹一齐赶到，于是，远远地招手，呼叫“我来了……”）

校庆那天晚上，她才风尘仆仆地赶到，代表47届老校友，献上石英钟，说听到钟声，就算听到我们的心声了。

还有一对夫妻——我的老同学徐德江、王树纯，现在北京汉字现代化研究会（国际）任研究员，这二位，全是当年一中文艺宣传队的骨干分子。美男子徐德江，指挥合唱，说话嗓门宏亮，颇具煽动性；漂亮小姐王树纯，会跳红绸舞，每跳必轰动，以致后来我再看别人跳红绸舞，都误为是从她那儿学来的。她家原和我家住前后院。那年我去现在属内蒙的莫力达瓦达斡尔自治旗“生活”，竟意外地碰见他们，原来他们二位大学毕业后，响应党的号召，主动放弃舒适生活，到这荒僻之地工作，可“文化大革命”中，徐德江却被打断了骨头……前几年，还被人诬陷，关进监狱！虔诚与倒霉似乎是两个概念，可在这里却成了一个。这让我怎么想呢？不能

想！只能说：我和我的同学，就是这样艰难地为人民工作着。

这次校庆，当大厅里骤然响起1942年作曲家李尼谱写的校歌时，我身上一阵酥麻，那激越的曲调与歌词，猛烈地撞击我的心：

晨光照着嫩江的波涛，／发出一片鲜红／看啊，
我们的联中／矗立江畔，象征着解放的新生／突
破了封建的堡垒，／竖立了民主的干城，／挽回
文运，由北向南冲！／同学们，团结起来到天明。

多少同学的眼睛晶莹了，多少同学的声音颤抖了。当年，大家就是唱着这支歌走出校门，向全国、全世界辐射的呀！现在，这些人中，已有不少谢世了，然而那音容笑貌却还活在生者的记忆里，而更多的人，包括每年都以百分之百，至少百分之九十八、九的高考录取生，也包括那个别由于种种因素未被录取，而在实际工作中依然出色的同学，都在证明着：“我不愧为齐市一中的学生”，想到这些，悠悠八十年，怎能不令人浮想联翩，百感交集！不知怎么，我顿生一种只有参加人代会才有的感觉，细想，唔，原来一个向有光荣传统的学校，以及它培养出来的学生，是应该具备人民代表那种神圣感、使命感和自信心理的，任何时候都不能——也不应该放任自己。

三

这两天，一中校园是欢乐的漩涡。每一角落，都响起相机的咔嚓声和无拘无束的笑声。在这儿，最活跃的，反而不是年轻人——年轻人在老头老太太面前退缩了。听那动静：

“来，咱们三十年代的老同学留个影儿……”这是一种苍劲有

力的声音，“来来，咱们四十年代的女同学来一个！”这声音可不老，光听声不见人，还以为是风华正茂的高中生！一张张笑脸掩藏起所有历史留下的皱纹，一幅幅画面呈现出全部爱的涟漪！留下吧，留下这难忘的时刻，宝贵的镜头！在艰难的生命里程中，这样的机会，这样的欢乐，对有些人来说，过去绝无仅有，今后也不会太多，当初，在他们准备走向生活的时候，母校给予的东西似乎过分纯洁，过分美好，以致后来一头扎进严峻的生活里，又觉大失所望。当然，这不是母校的过错，也不能怪罪和埋怨，母亲给予儿女的只能是最基本的纯真，否则，恐怕连最胆大的孩子也学不成迈步，更不要说飞跑。但道路毕竟是步履维艰哪！

我要说，尽管这些赤子有过难以言尽的苦楚，可那颗献身革命的心，却丝毫没变，依旧那么纯真，依旧那么“固执”。它表现在校庆第二天下午，市委市政府，为外地校友组织的“献计献策座谈会”上，这些专家学者们，活跃异常，纷纷要做这做那，有的当即要揽过那项“技术协作项目”。那“掌权”的校友，甚至当场拍板，很快即可实施那项工程……这些年，我还从未见过有这般热烈而挚诚的“座谈”场面。我想，这可否也当算是一种母校精神！母校传统！因为母校从建校那天起，就确立了自己的校风——团结、求实、文明、勤奋。

校庆结束了，当我迎着晨光，踏上回返的列车时，不禁又涌上一股酸怵之情，想起当年离家，母亲说什么也不让我走，想起父亲那双期望的目光，想起上几届同学为保卫祖国踊跃参军参战，想起这次校庆一个个认识与不认识的校友有哭有笑的情景……我流泪了，心里默念着：母校神圣！

一片至情平湖似

——《作品》主编黄培亮印象

我与培亮兄神交已久，见面却只有两次。

1980年，我将一段不寻常的际遇写成短篇《绿洲上的暗影》，寄给广东《作品》，发了，不料竟引起波澜，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同志都给予了支持。继后，我将这篇小说收入《木青短篇小说选》中，并想赠一本给这位默默无闻的《作品》编辑。我给那时还任《作品》主编，粉碎“四人帮”后，曾和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住过邻居的秦牧同志写信询问，秦牧复信道：“你非要感谢的话，就感谢黄培亮同志吧！”这，便给我们提供了以个人名义联系的契机。不过培亮兄的信大都简而概。开门见山，说完即刻打住。这是一种严谨的编辑作风，我在“文化大革命”前当过14年编辑，有体会。表面淡淡的，细品又浓浓的。1984年，我和两位作家去深圳“生活”，途经广州，我特意去拜访了他。相见的刹那，我激动得差点流出泪来，他呢，也激动，却依然象写信似的，淡中有浓，我们谈天说地唠了好一阵子。这是神交后的头次见面。他给我的印象是沉稳而真诚，其感情属于温水泡茶——慢慢浓。不久，这年底，我们又在北京京西宾馆的中国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会上相见。这次，我们可随便多了，言

语间，他向我约稿。我笑说：“这可是你普遍约稿的好机会啊！”他点头微笑，既没发一般惯有的感慨：“唉，没办法呀！”又没借机表现一番自己：“连做梦都想着工作呀！”他始终是淡淡的，浓浓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方朋友的传播，我对这位淡淡的、浓浓的黄兄有了一点点认识：

他步出大学校门到如今，当这个“为人做嫁衣”的编辑已32载了。他才华横溢，为人忠厚，能写漂亮的新旧两体诗，能写见地颇深的文艺评论，可他，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却默默地坐在那里给别人看稿，琢磨某某新作者提高不快的症结，研究某某中年作者突破不了的原因……皱纹渐渐爬上额头，他没丝毫怨言。“四人帮”垮台，《作品》复刊，他任副主编，用他一惯的谦词，是为萧殷、秦牧等原主编当助手，兢兢业业处理编辑部日常工作和具体编务。

黄培亮认为，由于文化水准的提高，八十年代的业余作者与以前的启蒙式“工农作者”有所不同，应具有更深层次的内涵和更高的标准。工匠式的传、帮、带，不是培养作家的最好形式。编辑要了解熟悉作家的创作个性，是美的欣赏家，又是美的传播者，并通过信息反馈指导和推动创作。编辑理应凭着长期积累的丰富知识和经验起到这种纽带和桥梁作用。

我说培亮兄的感情淡淡的、浓浓的（对立统一），还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无情”。凡直接给他寄的稿子，他都交编辑按自由来稿处理，在稿件面前人人平等，这是他的原则，对名家的稿子，不合用者，也照样“婉退”。他警惕“关系网”侵入编辑部，严厉告诫编辑：不发关系稿、交换稿！刊

物不是自留地！他严格把关，绝不讲情。

记得在我给他寄的稿件中，至少有四次退稿，而每次经过自省，我都发现稿子确有严重缺陷。于是回过头来反而感谢黄培亮兄，他使我减少一次“痛悔”！因在我的创作生涯里，常出现发表后才痛感不满意的情况。至于说退稿时有点脸上发热，也是有的，可这毕竟是短暂的一瞬，与其发表后影响不佳、长期自责比，不是太微不足道了！

电影《雅马哈鱼档》作者章以武与黄培亮交厚，其小说集《应召女郎之泪》即是黄兄写的序。但章以武在《作品》同样占不到便宜。有几篇小说，就是过不了黄培亮的关。

《作品》这种传统作风，非但不会得罪作家，反增进了友情。刊物重质量，作家重名声，培亮的“无情”换来了“真情”。

青年作家林径嘉，1982年在《作品》发表小说《序幕》。那时，他是韶关某钢铁厂的宣传干部。小说写的是某钢厂新上任的“三驾马车”：党委书记、厂长、纪检书记间的性格冲突和矛盾。小说发表后，厂里某些领导却对号入座，心怀愠怒，于是趁反精神污染的风头，“兴师问罪”。他们把《序幕》当做毒草，印发到车间班组，发动全厂群众批判，将林径嘉停职，要他检查认罪，一时间风雷滚滚，好不可怕。钢铁厂还派人到编辑部追查背景。当时，反精神污染的势头很急，编辑部正首当其冲，压力很大。但是，对这种“文化大革命”遗风，黄培亮毫不含糊，态度鲜明地对来人指出：《序幕》是一篇反映现实生活的好作品，没有背离四项原则，你们厂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为此，编辑部专门派人与韶关文化领导部门联系，请求他们采取措施，保护作者。

同时将情况反映给省委有关部门，呼吁制止这种践踏文学的粗暴行为。经过一段时间的奔走呼号，林径嘉的境遇终于渐获缓解，好转。不久林径嘉又创作了中篇小说《急流》，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黄培亮还在《作品》上发表了《急流》的讨论纪要。作者非常感激黄培亮对他的爱护和支持。

类似这样的事件，发生过好几宗，黄培亮同志都和编辑部的同志们一起想方设法顶住了。一个编辑的胆识、襟怀，表现在狂风恶雨袭来时，他义无反顾地站出来，站成一排大树，当作者的“保护伞”。听听，看看，谁能说培亮兄情不深！

培亮自甘做编辑，实际是一种牺牲，你看，在他身上存在着多少对儿矛盾：淡淡的与浓浓的，无情与有情，严格与宽松，自己能写与自己不写，想想吧，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这些作家和我们这些报刊，大篇幅歌颂战斗英雄，歌颂工、农战线劳模，可谁想过他吗？他这专为别人（请记住“为别人”三个字）生活，专做奉献的人，难道不也是英雄与模范吗？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者是英雄，默默地为他人倾注心血的也是英雄！我欣赏我用淡淡的浓浓的这俩形容词来概括培亮兄的性格和为人。淡者，淡远芬芳，淡泊明志，淡妆浓抹，“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一片至情平湖似”这是更高境界的美。

果然，1987年中国作协为表彰长期从事文学期刊编辑工作的老编辑对我们文学事业的贡献，向一批老编辑颁发了“文学编辑荣誉证书”，黄培亮兄即是其中的一位；1988年他又荣获中国作协举办的首届“全国文学期刊优秀编辑奖”，这是对一辈子甘当无名英雄的文学园丁，一辈子默默无闻为

他人作嫁衣的老编辑们的一种肯定，尽管这种肯定与其巨大的奉献相比微不足道，实在微不足道……

我赞美你，黄培亮兄！